



灶屋·满月

□余明芳

“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好的大月亮了，蛮好摸秋。”妈妈满是欢喜满是期待。

那些年，为了等中秋月爬到头顶，一头乌发的她，坐在大门口纳鞋底，把我们撵出去摸秋。轻浅的秋，田野有些空旷，要想秋摸得准，要早“挂方（踩点）”定目标：黄豆将饱米，生姜可嫩吃；秋南瓜还结拳头大小的小果，几个老透了的小胖墩儿蜷缩在草丛、苞谷秆垛下；一株桂花醺香一堆儿一湾儿。可这些都不是我们细娃儿想要的，妈妈说，不管做什么都要摸点到灶屋，接下来的一年才会丰收，不差饭吃是正事。挨几句“背秋时”类的骂，病痛和霉运还能离身，日子越活越平顺。

我们是信她的。“月亮走我也走”，跟照家的黄狗子商量打伴儿不许叫出声，跟自己的影子捉迷藏，抓萤火虫，不断想着吴刚和嫦娥怎么过中秋，那一棵树为什么永远砍不完，白兔子是不是睡了，偶遇也心照不宣连招呼都不打。月光似薄雨，四周跟白天一样，我们看得清手上的纹路，轻车熟路地散到乡邻的房前屋后。那时电灯还很稀罕，豆粒大的煤油灯光在乌黑的灶房闪烁，“妈伢子”们等着“秋”到家，哪怕只是几个红辣子，用傍晚挑回来的新鲜水洗净，塞进酸水坛子去也能作数。我们开心满足或者是撒娇，就喊妈妈一声“妈伢子”，有意拖出长长的尾音。

有摸秋就有守秋，挂的方会被主人

在中秋白天收回去，因为太显眼或者被主人真需要。落空而返没关系啊，还有一大树柿子，寒露不到不会摘下来。猴儿一样灵活的男娃子女娃子，脱掉鞋子三下两下蹿上大枝丫。可主人的狗毫不给面子，猛烈吵闹起来，他们胡乱抓一把用衣兜兜住或者掰断小枝像鳅鱼般往下溜，一溜烟便回了家。

主人的门大开着，传出男的几声咳嗽，并没有人追过来，“哪个屋里背万年时的哟！”听到这句骂，我们每个细胞都兴奋起来，能背万年时，那得多长寿啊，这哪是诅咒，分明是祝福。沉得住气的，等子夜主人闭户放弃守秋后去摸。第二天家家都会有点小损失，得失基本持平，少有妇女指桑骂槐，我们这儿叫“决花鸡公”。

摸回家的秋，不过是葱蒜这样的小玩意，归妈妈和灶屋管。只有少数贪心者，才会蓄意带背篋竹筐偷鸡摸狗。摸秋算是“偷乐”走个过场，然后老汉取出大大的冰糖陈皮月饼，画出几条对等线平均划开，因人多，他备几个小的。妈妈小心保持原状装进红双喜字的搪瓷大盘子，端到月光下的八仙桌，吩咐“春天祭太阳，秋天祭月亮”。第一口月饼要对着月亮吃。我们的眼睛早就伸出了爪子，虽然白天吃过糍粑和肉，并不饿，但等待这口甜已太久太久。何况还有新鲜的核桃、花生、葵花籽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抬头望月，望见了爸妈眼中的温馨与慈爱。

咬一口香酥甜蜜还裹满芝麻的月饼，眼皮开始打架。但我们不舍得放下，窄小的扇形月牙便跟进梦里，第二天出现在枕头底下，或者脏脏的手心。

妈妈走进灶屋，数十年柴熏煤烤，墙

是黑的，瓦是黑的。她往土灶上的瓮坛添满水，看吊锅上的长块腊肉刀新割后露出的雪白与鲜嫩，有点小紧张：三秋过半，得精心划算，油荤才能勉强接上杀年猪那一茬。

月亮透过玻璃亮瓦跳进水缸。妈妈计划过几天磨红苕粉，把剩下的渣揉成团晒干，丰年喂猪，荒年充饥，她的事业便是把乌黑的灶屋挤满。后来我们明白，中秋夜摸秋，是乡风的传承，也是妈妈的愿景，也会一年复一年抹去她的惶恐。

今年闰六月，中秋节姗姗来迟，是本世纪最晚。妈妈和我们一起回到老屋旧址，指着一个地方说，老灶屋在这儿。在明亮的新厨房里做好晚饭，我扯开嗓子喊“妈，回来吃饭！”左邻右舍都听见了，唯独耳背的妈妈听不见。

月亮爬上树梢，皎洁如妈妈的白发。真适合摸秋，但村里没几个孩子打闹，他们也不知道摸秋、祭月。妈妈对着月亮吃一口月饼后睡下，她并不知道，一口桂花酒，一阵凉凉的风拂过，我忙着浏览朋友圈有关中秋的各种欢庆，唯独把摸秋的承诺忘了一干二净。

山上，有一个等人上门摸秋的老人。她有一块辣椒地长得正茂盛，一株柿子树被累累的果子压断了枝丫。她是母亲年轻时的好友。倘若中秋夜，摸走几个辣椒、柿子，她定会站在月光漏进去的窗子边，笑着骂：“你这个背秋时的女伢子，现在才来？”

浓雾把村子吞下去了，妈妈和她年轻时的好友应该还没醒来吧，我得赶紧去那棵柿子树跟前，把秋摸回家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巫溪县政协）

大山情深

□罗涌

到故乡，回到懵懂，回到激情燃烧的年代。我跟着彭大山的思绪，踏上他走过的路，跨过的河，游遍神州大地。我跟着彭大山的思绪，在商海里沉浮，一起笑，一起痛，一起思索未来。

他发给我的作品，大多是关于桥头镇的文章。有《桥头乡志》、桥头人邓锋写的《风云际会话桥头》、石柱在京医生谭先杰《平凡的父亲》、作家文星龙的《沉入水底的桥头国》等等。有些文章我读过，有的没有。比如邓锋的系列作品，就让我眼前一亮，桥头镇的历史文化在一位桥头人的笔下熠熠生辉，精美绝伦。虽远在千里，彭大山喜欢读的还是故乡这本泛黄的老书。

那天，彭大山发来《毕业30年，讲述你的故事》。其中有22个小故事，再次让我兴奋。

他高中毕业就创业，办私立中学，敢打敢闯，虽败犹荣；他在广州、深圳、温州等地奔走，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；他创办公司，开辟了人生新的境界；他也曾经有过少

男少女的情愫，产生过朦胧的爱。

这是一部日记，没有修饰，真实有趣。我们是同龄人，自然洞悉日记的年轮与奥秘。我读得爱不释手。

彭大山的老家是瓦啄溪，坐落在桥头镇赵山村。这里如世外桃源般宁静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。然而，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，这里一度封闭落后。意气风发的彭大山，看不到希望，才毅然决然背上行囊，远走他乡，寻找出路。

我和彭大山没有过交往，至今也未见面。一位忙于商务，经营着几家公司的老总，为何对故乡一位陌生人敞开心扉诉说衷肠呢？我想，是因为他有太多的人生况味。他需要跟母亲倾诉，需要母亲的抚慰。

故乡无疑就是他的母亲。一个人，即使浪迹天涯，心里永远都装着故乡，带着故土。而我，只是恰巧成了漂泊游子乡愁的载体。我能当这个载体，十分荣幸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大河小河

□刘成

这件事发生在我小学二年级。

那时，教室后面放着一个竹筐，专门收集废纸。攒满一筐，就由同学抬到土产公司卖掉，所得充作班费。

这次，轮到我们几个同学。当时学校大门开在环城公路边，去大南街的土产公司，本来可以走大路，但我们总爱绕远穿过南河坝，再钻一条长巷。

那天秋高气爽，阳光洒在南河坝的沙滩上。记忆里，儿时的天总是那么澄澈。我们抬着纸筐，脚步轻快。不知谁突然说：“这么点废纸卖不了几个钱，塞点石头进去，班费还能多些。”大家一听，竟然都觉得是为集体“立功”的好机会。

于是大家放下筐，兴冲冲地捡来鹅卵石，用废纸仔细包裹，藏进筐底。自认为毫无破绽，一路上，我们想象老师欣慰的笑容，仿佛自己成了小英雄。

走进土产公司时，每个人心里都打

着鼓。

工作人员只瞥了一眼秤，便察觉有异。他拿起长火钳，轻轻一翻——石头便露了出来。我们无处遁形，一时间羞愧、惶恐，无地自容。工作人员扣下竹筐，也扣下我们一时蒙尘的童心。

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怎么挪回学校的。最终，我们还是向班主任刘老师坦白了一切。

刘老师沉默地听着，她听完没有厉声斥责，只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想为集体多挣点钱，这心意是好的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国家正如大河，班集体是小河。大河的水来自每一条小河的诚实汇聚……”

刘老师说这些话时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沉重。她眼眶渐渐红了，那里面有一个时代对国家的信仰，有一代人毫无保留的赤诚。

许多年后，我才真正明白：刘老师口

中的“大河”与“小河”，正是国与家、大我与小我的关系。个人的小小举动，汇聚起来就是国家的走向；每一份诚实和善良，都是献给祖国最踏实的礼物。

又到国庆。望着满街飘扬的国旗，我总会想起那个下午，刘老师泛红的双眼，和她那句：“大河没水小河干，小河有水大河满。”

如今，我们成了大人，见惯了世情，却愈发怀念那个年代纯粹的家国情怀。那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深植于心的热爱与信仰：爱祖国，从诚实做起；敬国家，自细微开始。

而那条大河，正是因为无数清澈真诚的细流，才得以奔腾不息、浩浩荡荡，走向更广阔的大海，走向更加光辉的十月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绿漫山冈

□胡中华

老井边的苔痕爬过石阶，炊烟拧成线穿过旧屋檐，露珠在蛛网上晾晒晨曦。啊……嘀嗒声渐远。

布谷衔来雾纱织衣裳，林梢抖落碎玉三千两，竹筛摇摇晃晃滤着光。啊……轻风拂透漪长。

绿了桑田，绿了荷塘，绿了弯弯村路向远方。绿了染坊，绿了酒缸，谁家新茧蹭过斑駁墙。啊……绿漫山冈。

蝉蛭藏进木窗棂的隙，绣娘数着经纬绣斜阳，纺车吱呀呀缠着时光。啊……影子爬上土墙。

妹妹折枝蘸溪水勾描，嫩藤攀篱笆学羊角辫，笑纹在波纹里种月亮。啊……萤火轻摇船舷。

绿了秧田，绿了荷塘，绿了弯弯村路向远方。绿了磨坊，绿了酒缸，谁家新燕飞过斑駁墙。啊……绿漫山冈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）

初秋，我怀念着春味

□高峰

砂锅煨着最后一寸春阳
抽芽的柳，带露的花
沉入咕嘟的汤
豆豉悄然化开
咸香晕染，如去年檐角
未干的雨，滴落舌尖

舀起半盏暖光
鲜滑漫过喉间
忽然想起
你指着新发的竹
说那是春天最嫩的骨

如今汤仍滚烫
竹影却只在记忆中摇晃
再添一勺吧
将思念也炖入这浓汤
待蒸汽模糊了窗
便当作
你仍在身旁
共尝这人间的春光
留不住的春光

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